



凤凰文库
宗教研究系列

中国儒教史

ZHONGGUORUJIAOSHI

下卷

李申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凤凰文库
宗教研究系列

中国儒教史

ZHONGGUO RUXJINGSHI

下 卷

李 申 著



凤凰文库
PHOENIX LIBRARY

凤凰文库·宗教研究系列

主 编 赖永海

项目总监 府建明

项目执行 戴宁宁

目 录

- 第九章 辽金元儒教 1249
 - 一 辽代儒教 1249
 - 1 辽代的天命与祭祀 1249
 - 2 辽代的孔庙和儒学 1255
 - 二 金代儒教概况 1260
 - 1 金代儒者崇德的天命观 1260
 - 2 金代的上帝鬼神祭祀 1263
 - 3 金朝的尊孔 1266
 - 4 金代的儒学教育和取士制度 1269
 - 三 金代儒者的理论探讨 1273
 - 1 儒学理论的迅速理学化 1273
 - 2 金代学者论性理 1275
 - 3 金代学者对宋代新儒学的批判 1278
 - 4 金代儒者于天人之际 1283
 - 四 元代儒教概况 1287
 - 1 元代建国前后对儒者的任用 1287
 - 2 元代国家的儒教化进程 1293
 - 3 元代的祭祀制度 1299
 - 4 对孔子的尊崇和儒学教育 1304

5 元代刑法中的儒教精神 1309

五 元代儒者的理论探讨 1313

1 赵复与宋代新儒学在元代的传播 1313

2 元代儒者对心性问题的探讨 1317

3 元代儒者论天命和圣人 1324

4 对祭礼及其意义的讨论 1327

5 儒者推动和新创的祭祀 1331

六 南宋、辽、金、元时期的佛教与道教 1335

1 佛教盛衰 1335

2 道教新派的兴起和理论走向 1342

七 宋、辽、金、元时代的自然科学 1348

1 儒教国家中的农学 1348

2 儒教与天文学 1349

3 数学与神明 1354

4 儒教与医学 1356

5 格物致知和自然科学 1358

第十章 明代儒教 1361

一 明代初年的儒教建设 1361

1 朱元璋对儒教的尊崇 1361

2 明代初年的祭祀制度 1365

3 庶人礼仪 1373

4 明代初年的儒学教育 1377

5 明代初年儒者言行概述 1380

二 明代前期儒教思想的发展 1384

1 明初儒者于天人之际 1384

2 明代前期儒教的心性理论 1394

3 陈献章和湛若水的作圣之功 1402

三 明代中期王守仁学派的崛起 1409

1 历史的机缘与王学的问世 1409

2 王守仁的格物说之一:心即理 1415

3 王守仁的格物说之二:致良知 1421

4 王守仁的格物说之三:诚意与知行合一 1425

- 5 王守仁对上帝及鬼神祭祀 1430
- 四 嘉靖礼制改革 1435
- 1 “大礼议”始末 1435
 - 2 嘉靖帝对郊社等礼仪的改革 1441
 - 3 孔庙祭祀改革 1447
- 五 明代中期其他儒学思潮 1452
- 1 丘濬的《大学衍义补》 1452
 - 2 罗钦顺的儒学思想 1458
 - 3 王廷相论理气心性与天人之际 1463
- 六 儒教世俗化的进一步发展 1468
- 1 宗教世俗化的大势 1468
 - 2 王门讲学风 1470
 - 3 王艮及其弟子的传教活动 1474
 - 4 儒教异端“三一教” 1478
 - 5 家礼的流行 1482
- 七 明末危机四伏中的儒教 1486
- 1 明末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1486
 - 2 “乱心已萌”情势下的李贽 1490
 - 3 “乱象已形”情势下的东林党人 1493
 - 4 “乱势已动”情势下的儒学 1497
- 八 明代儒教和其他宗教 1501
- 1 明代儒者和佛、道二教 1501
 - 2 基督教与儒教的初交 1506
 - 3 利玛窦的儒教观 1512
- 九 明代儒教和自然科学 1514
- 1 灾异观念的进一步淡化与天文历算 1514
 - 2 明代自然科学的突破性进展 1519
 - 3 百姓日用科学的勃兴 1522
- 第十一章 清代前期儒教 1526
- 一 回到六经 1526
- 1 明朝遗民的哀痛与反思 1526
 - 2 清朝政权的现实需求 1532

- 二 明代遗民的儒学 1537
 - 1 顾炎武的儒学思想 1537
 - 2 黄宗羲的儒学思想 1542
 - 3 王夫之的儒学思想 1550
 - 4 颜元等人的儒学 1554
- 三 清朝新贵的儒学 1558
 - 1 李光地的上帝鬼神观 1558
 - 2 经筵与诸儒论学 1565
- 四 清代的神灵与祭祀 1569
 - 1 郊祀礼仪沿革 1569
 - 2 祭孔礼仪的加隆 1573
 - 3 清代增祀神灵 1577
 - 4 清代庶民祭礼的发展 1580
- 五 清代前期儒教和其他宗教 1582
 - 1 儒教和佛、道二教 1582
 - 2 儒教与天主教的决裂 1585
 - 3 儒教和伊斯兰教 1590
- 六 回到了六经的乾嘉经学 1593
 - 1 乾嘉学术的性质 1593
 - 2 乾嘉经学的目的和方法 1598
 - 3 乾嘉经学的成就及其倾向 1603
 - 4 乾嘉儒者对性与天道问题 1608
 - 5 儒藏 1615
- 七 清代前期的儒教和自然科学 1622
 - 1 “西洋新法”与西学中源 1622
 - 2 以致治和解经为目的的自然科学 1627
 - 3 尊经与自然科学 1632
- 八 风雨前夕的儒者之忧 1636
 - 1 社会危机与儒学 1636
 - 2 暴风雨前夜龚自珍的儒学 1643

第十二章 清代后期风雨飘摇中的儒教 1650

- 一 儒教与自强 1650

- 1 林则徐、魏源的自强思想与儒教 1650
- 2 清王朝的封神昭忠和增祀贤良 1656
- 二 上帝教——儒教与基督教融合的产物 1661
 - 1 上帝教的上帝 1661
 - 2 政教一体的制度 1668
 - 3 人间的天国 1674
- 三 儒学的回光 1678
 - 1 魏源以后的儒学概貌 1678
 - 2 曾国藩的天人之学 1684
 - 3 曾国藩的性理之学 1690
- 四 儒教对西学的容纳 1696
 - 1 儒者对西学的认识 1696
 - 2 儒教体内的西学 1701
 - 3 保国保教的《劝学篇》 1706
- 五 戊戌变法和儒教改革 1712
 - 1 康有为的儒教思想 1712
 - 2 康有为的改教设想 1718
- 六 儒教的灭亡和灭亡前的挣扎 1724
 - 1 义和团运动中的保教内容 1724
 - 2 挽救儒教的最后努力 1731
 - 3 失去了物质载体的儒教 1736
- 第十三章 儒教余波与科学的胜利 1742
 - 一 儒教余波 1742
 - 1 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中的儒教残存 1742
 - 2 从儒教是教到儒教非教 1748
 - 3 儒教非教说的发展 1754
 - 二 科学的胜利 1761
 - 1 科学与玄学论战 1761
 - 2 西学或科学的全面胜利 1767
 - 3 科学的新时代 1770
- 再版后记 1773

第九章 辽金元儒教

一 辽代儒教

1 辽代的天命与祭祀

辽的前身是契丹。据《新唐书》：“契丹本东胡种，其先为匈奴所破，保鲜卑山”，“至元魏，自号曰契丹”。契丹的习惯，每一部落的首领，三年代换一次。但到了唐朝末年，“耶律阿保机建鼓旗为一部，不肯代，自号为王而有国”。《辽史·太祖纪》：“辽之先，出自炎帝，世为审吉国。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。”“传至雅里，始立制度，置官属，刻木为契，穴地为牢。”耶律阿保机“受可汗之禅，遂建国”，是为辽太祖。阿保机死，其子耶律德光继位，庙号太宗。大同元年，相当于五代后汉元年，建国号大辽。据上述材料可知，在耶律阿保机之前，契丹还保持着原始的民主制度。在《新唐书》作者宋祁、欧阳修等人看来，契丹乃是北狄之一部；但在作《辽史》的元代人看来，契丹人也是炎黄子孙。契丹人自己认为是天神的后裔。《辽史·地理志》载：

相传有神人乘白马，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；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。至木叶山，二水合流，相遇为配偶，生八子。

其后族属渐盛，分为八部。每行军及春秋时祭，必用白马青牛，示不忘本云。

在神人、天女相会的木叶山上，契丹人建立了他们的始祖庙：

有木叶山，上建契丹始祖庙。奇首可汗在南庙，可敦在北庙，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。（《辽史·地理志》）

神人与天女生有八子，木叶山上塑有奇首、可敦二圣与八子神像。那么，这个奇首可汗就是神人了。和中原早期的情形一样，契丹人也是把自己的祖先尊为神，尊为至上神。后来，辽国皇帝常用青牛白马祭祀天地，实际上也是祭祀自己的祖先。辽国没有单独的祖先祭祀，他们的祖先祭祀和上帝祭祀还是合一的。这种情况，也和周代以前的情况相似。

据《辽史》，天命，也是契丹人的最高信仰。耶律阿保机尚为迭剌部首领（夷离堇）时，进攻奚部受挫，遂派曷鲁作说客。曷鲁的说词道：

契丹与奚言语相通，实一国也。我夷离堇于奚岂有陵轹之心哉？汉人杀我祖奚首，夷离堇怨次骨，日夜思报汉人。顾力单弱，使我求救于奚，传矢以示信耳。夷离堇受命于天，抚下以德，故能有此众也。今奚杀我，违天背德，不祥莫大焉。且兵连祸结，当自此始，岂尔国之利乎？（《辽史·耶律曷鲁传》）

曷鲁这一番说词，使奚部归降了契丹。

痕德堇可汗死，群臣遵照遗命，立当时做于越（执政大臣）的耶律阿保机为新可汗。耶律阿保机推让，和群臣有以下对话：

太祖（耶律阿保机）辞曰：“昔吾祖夷离堇雅里尝以不当立而辞，今若等复为是言，何欤？”

曷鲁进曰：“曩吾祖之辞，遗命弗及，符瑞未见，第为国人所推戴耳。今先君言犹在耳，天人所与，若合符契。天不可逆，人不可拂，而君命不可违也。”

太祖曰：“遗命固然，汝焉知天道？”

曷鲁曰：“闻于越之生也，神光属天，异香盈幄，梦受神诲，龙锡金佩。天道无私，必应有德。我国削弱，蹉跎于邻部日久，以故生圣人以兴起之。可汗知天意，故有是命。且遥辇九营棋布，非无可立者；小大臣民属心于越，天也。昔者于越伯父释鲁尝曰：‘吾犹蛇，儿犹龙也。’天时人事，几不可失。”（《辽史·曷鲁传》）

但是，耶律阿保机仍未同意。并向叔父辖底推让，辖底说：

皇帝圣人，由天所命，臣岂敢当。（《辽史，辖底传》）

夜里，曷鲁再次进言，要求他“应天顺人”，于是，耶律阿保机才同意即皇帝位，并燔柴告天。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，上尊号叫天皇帝。这个称号，和周天子称天王，应是一样的意思，即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王或皇帝。

后来，宗室刺葛、安端等谋反。阿保机在给犯人定罪之后，发表训词道：

诸弟性虽敏黠，而蓄奸稔恶。尝自矜有出人之智，安忍凶狠，溪壑可塞而贪渎无厌……虽欲不败，安可得乎？北宰相实鲁妻余鲁睹姑于国至亲，一旦负朕，从于叛逆，未置之法而病死，此天诛也。（《辽史·太祖纪》）

重大的事情援引天命，已是辽国君臣根深蒂固的信仰。耶律阿保机《谕皇后、皇太子、大元帅及二丞相、诸部头等诏》道：

上天降临，惠及烝民。圣主明王，万载一遇。朕既上承天命，下统群生，每有征行，皆奉天意，是以机谋在己，取舍如神。

辽太宗耶律德光《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册》道：

元气肇开，树之以君，天命不恒，人辅以德……人事天心，古今靡异。

天命，是辽国人思想、言行的最高指导。

辽代祭祀的礼仪，原来比较简朴。辽太宗耶律德光战败后晋入汴

梁，“晋诸司僚吏、嫔御、宦寺、方技、百工、图籍、历象、石经、铜人、明堂刻漏、太常乐谱、诸宫悬、鹵簿、法物及铠仗，悉送上京”（《辽史·太宗纪》）。从此以后，辽国才逐步采纳汉人的礼仪制度。辽代后期，由耶律俨编制的《礼仪志》被作为《辽史·礼志》的蓝本，其“祭山仪”详细记述了辽代祭祀天地的礼仪：

祭山仪：设天神、地祇位于木叶山，东向。中立君树，前植群树，以像朝班；又偶植二树，以为神门。

皇帝、皇后至，夷离毕具礼仪。牲用赭白马、玄牛、赤白羊，皆牡。仆臣曰旗鼓拽刺，杀牲，体割，悬之君树。太巫以酒酌牲。礼官曰敌烈麻都，奏“仪办”。皇帝服金文金冠，白绫袍……皇后御绛帔，络缝红袍……皇帝、皇后御鞍马。群臣在南，命妇在北，服从各部旗帜之色以从。

皇帝、皇后至君树前下马，升南坛御榻坐。群臣命妇分班，以次入就位；合班，拜讫，复位。皇帝、皇后诣天神、地祇位，致奠；阁门使读祝讫，复位坐。北府宰相及惕隐以次致奠于君树，遍及群树。乐作。群臣、命妇退。皇帝率孟父、仲父……

至此，礼仪大约完成了一半，以下仍有许多仪式要进行。这里所说的祭山仪，和前面所说在木叶山建奇首可汗庙，塑八子神像不同，大约是采用汉人礼仪的结果。从这里所说的设天地神位看来，似乎此时的天地之神已经和祖宗神脱离，成为比较抽象的神灵。这也是辽代在汉文化影响下，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迅速进步的成果。

祭祀天地之后，还要祭白衣观音。辽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家神。

从《辽史》有关祭天的记事看来，辽人祭天的礼仪还缺少规范性。时间不固定，其仪式也较为灵活。《辽史·太祖纪》载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即位告天后，第七年，其弟刺葛反叛。五月，宰相迪辇，“奏擒刺葛、涅里袞阿钵于榆河。前北宰相萧实鲁、寅底石自刭不殊。遂以黑白羊祭天地”。这是在出征胜利后所行的告礼。告礼没用青牛、白马，而用的是黑

白羊。是否因为在行军途中，祭物难依常礼？则不得而知。月底，回到库里，大约补充了物资，又“以青牛白马祭天地”。这一月之中，两次祭祀天地。这年十一月，又“祠木叶山”。木叶山是天神、祖庙所在，祀木叶山也当是祭天。这一年之中，三次祭天。祭木叶山之后，皇帝“还次昭乌山，省风俗，见高年，议朝政，定吉凶仪”。这次大约对祭礼进行了一些改革。

八年之后，即神册六年，南府宰相在长期空缺后，新任皇弟苏为南府宰相。由于这不合旧制，“乃告于宗庙而后授之”（《辽史·太祖纪》）。建立宗庙，当是八年前礼仪改革的成果。

四年后，即天赞三年，“八月乙酉，至乌孤山，以鹅祭天”。这次的祭品不合制度，当是随时以猎获的物品献祭。九月，“次叶得思山，以赤牛青马祭天地”。这次不用青牛白马，不知是何原因。

天赞四年十二月后是闰月，此时辽国还保持着年底置闰的习惯。就在这一月，“祠木叶山”。十天后，又以“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”。次年，即天显元年，正月末，“祭告天地”。二月，“壬辰，以青牛白马祭天地”。三月，“甲子，祭天”（以上均见《辽史·太祖纪》）。这四个月里，是每月都要祭天。祭木叶山十天后，又祭天地，说明此时祭木叶山和祭天地已经分开。其意义如何，未见说明。儒教在汉代诞生之后，儒者们关于天帝是一位还是五位、六位？上帝的名称是什么？祭天和祭上帝有什么区别？等等，曾进行了数百上千年的争论。辽代既祭木叶山，又祭天地，也是这种意义难明的状态。

《辽史·太宗纪》所载，有数次祭天地，也有数次祭木叶山。有关祭天的记载，有的说明理由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逢军国大事所行的告礼；有的不说明理由，那大约是虽属正常、但时间难以固定的祭祀。还有一种，明确说明是由于有了不寻常的猎获，随时向上帝献祭的祭礼。据《辽史》各帝纪中所载不完全统计，有：

（天显九年八月）拽刺解里手接飞雁，上异之，因以祭天地。

（应历十八年）如潢河。乙酉，获鸳鸯，祭天地。

(乾亨二年闰三月)有鸛飞止御帐,获以祭天。

(统和四年四月)以近侍帖米里所进自落鸛祭天地;(十一月)次白佛塔川,获自落驯狐,以为吉征,祭天地。

辽国君臣的这些祭天活动极大地刺激了宋朝君臣,使宋朝君臣们觉得,似乎上帝特别眷顾着辽国。宋真宗伪造天书,到泰山封禅,也是从宗教上对辽国祭天活动的回应。

辽代的祭天活动有时还伴随着长夜宴饮和狂欢。《辽史·穆宗纪》载,应历十三年,“九月庚戌朔,以青牛白马祭天地,饮于野次,终夕乃罢。辛亥,以酒脯祭天地,复终夜酣饮”。这样的祭祀活动,还保持着一种非常原始的性质。

辽穆宗应历二年,对祭天礼仪又作出了新的规定,“(九月)戊午,诏以先平察割日,用白黑羊、玄酒祭天,岁以为常”(《辽史·穆宗纪》)。把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日子作为最隆重的祭祀日,也是一种宗教在发展比较初期的情形。这样的规定并不妨碍原来的祭祀。在某个日子里,用青牛白马或黑白羊祭祀天地,仍然是辽国最重要的祭祀。

辽代末年,在金兵日益进逼的情况下,天命仍然是辽人的最高信仰。保大二年,群臣和天祚皇帝失去了联系,宰相李处温和大臣耶律大石等,合谋立耶律淳为帝。耶律淳不敢当,李处温说:“天意、人心已定,请立班耳。”后来,耶律大石又自立为王,并以青牛白马祭天地、祖宗。大石向西发展,又自称皇帝。数年后耶律大石誓师东征,无功而还,他感叹说:“皇天弗顺,数也。”(《辽史·天祚皇帝纪》)

辽代也建有宗庙。木叶山当是他们的始祖庙,辽太祖死后,建太祖庙,此后祖庙又不断增加。对祖庙的祭祀也是辽代的重要祭祀,其礼仪有“告庙”和“谒庙”。据《辽史·礼志》,告庙专指告太祖庙,谒庙则指一般祖庙,都在黎明进行。《辽史》作者解释道:

告庙、谒庙,皆曰拜容。以先帝、先后生辰及忌辰行礼,自太宗始也。其后正旦、皇帝生辰、诸节辰皆行之。若忌辰及车驾行幸,亦

尝遣使行礼。凡瑟瑟、柴册、再生、纳后，则亲行之。凡柴册、亲征则告；幸诸京则谒。四时有荐新。

这样的制度和宋朝不完全相同，但大体一致。庙祭称“拜容”，是由于庙中都塑神像。凡为新增加的人口所设的州县，也都为设该州县的皇帝、皇后建小毡殿，安放帝、后的铸金像，每逢节日、忌辰、朔望，进行祭祀。允许州县、甚至非皇室人员祭祀皇帝，类似汉代初期有关郡国皆为皇帝设庙的情况。

辽代也祭祀日神和其他神灵，但不祭祀月神。他们也祭拜陵墓，也有祈雨的礼仪，称瑟瑟。

上述礼仪，和商周时代的传统礼仪相似。不过，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，就把孔子作为天地祖宗之下最重要的神灵，传统宗教也向着儒教化的方向前进。

2 辽代的孔庙和儒学

神册元年，辽太祖立耶律倍为皇太子。《辽史·耶律倍传》载：

时太祖问侍臣曰：受命之君，当事天敬神。有大功德者，朕欲祀之，何先？皆以佛对。太祖曰：佛非中国教。倍曰：孔子大圣，万世所尊，宜先。太祖大悦，即建孔子庙，诏皇太子春秋祭奠。

建孔子庙在神册三年，同时修建的还有佛寺、道观。第二年，即神册四年，皇帝“谒孔子庙”，而命令“皇后、皇太子分谒寺观”。对孔子的祭祀确实放在了领先的位置。据《全辽文》所载《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》，说修孔庙“可以固士民祈福之所。莫不阐扬儒教，辅助国风”。在辽国君臣眼里，孔子和佛祖、太上老君一样，都是可供士民祈福的神灵。《辽史稿》认为：“契丹奴隶主贵族引进儒学，绝不是作为一种学术来引进，而几乎是作为一种宗教来引进的。”^①作者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作者只是还没有看

^① 舒焚：《辽史稿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289页。

到,儒教本来就是宗教。在这些地方,现代学者们常常认为是古人犯了错误,其实古人并没有错。

随着孔子被作为在佛、道之先的神灵被引进辽国,儒学也进入了辽国。辽太宗战胜后晋,掠去的朝官中自然有不少儒者。掠去的石经,就是儒经。掠去的太常乐谱以及卤簿、法物等,都是儒教的宗教器物。辽圣宗时,又有一批儒者投奔了辽国。《辽史·圣宗纪》载:

(统和七年)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,命有司考其中第者,补国学官。馀授县主簿、尉。

这说明当时辽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学,也就是儒学教育。此前一年,即统和六年,辽国举行首届科举考试,录取高举一人为进士。此后几乎每年都进行科举考试,只是录取的名额很少,通常只有一两人。如:

(统和七年)八月庚午,放进士高正等二人及第。

(统和八年)是岁,放郑云从等二人及第。

(统和九年)是岁,放进士石申中一人及第。

(统和十一年)是年,放进士王熙载等二人及第。

.....

后来,增加到三四人、五六人。十多年后,录取的名额急剧增加。统和二十四年,录取杨佶等二十三人。此后又有一些反复,至开泰三年,即十年后,又录取进士张用行等三十一人。这个时期,相当于宋真宗时期。此后,每年录取名额就稳定在三十至五十人左右。太平五年,距开泰三年约十二年,录取进士七十二人。这是又一次急剧增长。《辽史·圣宗纪》载:

十一月庚子,幸内果园宴,京民聚观。求进士得七十二人,命赋诗,第其工拙。以张昱等一十四人为太子校书郎,韩栻等五十八人为崇文馆校书郎。

辽兴宗重熙五年,辽国开始御试进士。《辽史·兴宗纪》载: